

## 緒論

### 速度的文化意涵

若王儲們有提及任何社會學觀察，就會是一個罕有而吸引人的事件。因此，當英國王位繼承人查爾斯王儲在英國廣播電視公司(BBC)上提到我們需要：「一個較為溫和、沉著而平靜的方式，來在這個逐漸瘋狂的世界生活。」人們的目標似乎在於走得更快，但是「」，查爾斯沉默了一會後說：「我一直在想，我們到底能走得有多快」<sup>❶</sup>？

這是觀察人們生命過程中某一階段所得的共通點，或許我們可將其簡單地視為一種回到過去的渴望；就如同以下趨勢：比起年輕時期，或者父母所描述的過去，人們以更加迅速的步伐、更有壓力地體驗著自己生活的世界。「去年白雪，如今安在」〔*Ou sont les neiges d'antan*，譯者按：法國詩作 古美人歌 (Ballade des dames du temps jadis)中的一句話〕？當然，查爾斯王儲的言論具有主觀性，且單評印象，毫無疑問地，也

---

❶ 這段對話於二〇〇五年九月一日播送，並以宗教歌曲 天韻 (*Songs of Praise*)為背景音樂，這段內容主要是討論：相較於英國南部，北部的生活步調較為緩慢。貝茨(Stephen Bates)談到：「查爾斯王儲說，快速的英國應該向北方學習」(*The Guardian* 12 Sept. 2005, p. 4)。

帶有一些懷舊感，例如，斯奈特(Richard Sennett)便曾經睿智地形容到：「多麼纖細敏感的靈魂呀！」查爾斯王儲因針對各類議題發表言論而著名，包括有機種植、建築結構等，這也傳達一項複雜、絕非陳腔濫調的觀點：文化保育(cultural conservation)。查爾斯王儲關於生活步調的論點無可避免地介入文化政治領域。這樣的論點認同一項當代思想潮流，即不僅對於我們曾經失去的世界感到遺憾，同時也希望改變我們擁有的世界。

這是在現代工業社會的開端就已呈現出的思想潮流，並因為工業社會強大的組織型態更進一步發展。世紀交替之際，「慢活」運動就此成形。但是，這始終只是少數人的觀點和立場，許多人仍然按照慣例，抱怨著生活步調。雖然少數人曾嘗試群起反抗這種生活步調，但這卻從未轉變成確切的社會哲學，進而有效地取代目前佔據文化想像主要觀點的速度。加速一直都是文化現代性的中心思想，而非減速。

本書探討速度佔據現代社會文化想像的各種方式，以及近年來文化想像產生明確轉變的軌跡。為達成此目標，我們將嚴謹地討論查爾斯論點的意涵，活在「更快速的生活」的概念並不是一種人類學不斷世代交替發展的進程，而是一種事態的偶然狀態：時間性確實產生重要的轉變，尤其在現代社會裡，時間開始加速。究竟是什麼原因造成這些轉變？現代性來臨前，速度的文化面向並非過去從未被注意到的現象，那麼，為什麼現代社會被這種體驗滲透得如此深層？這些現象曾經被提出，卻鮮少被精確地理論化，速度與文化現代性的關連必須被嚴謹地分析。我們可以從某些概念上的釐清開始。

## 壹、何謂速度？

首先，速度就是快的意思。英文的「速度」(speed)具有雙重的意涵，速度代表一種可計算、相對性的運動或事件速率，可分出高速或低速。另外，速度也可代表快、迅速的意思。有趣的是，人們甚至可能會說，速度的概念就是一種增加。從文化分析的觀點而言，速度指的是快速，此觀點主要著重於速度所具有的力量，而這也是主流的意涵。當然，並不是說緩慢發生的事物就無法引起興趣，以「冰河時間」(glacial time)這項概念為例，此概念表達的是傳統文化態度與價值觀的轉變速度相當緩慢之意。然而，毫無疑問的是，速度的力量構成現代性的文化議題。的確，近年也出現對於緩慢步調生活型態的研究旨趣，例如我們所見的「慢食」(slow food)、「緩慢城市」(slow cities)等運動，都是以較廣泛的定義來將速度(speed)理解成快。

接著進入下一項論題，我們必須釐清速度與實體運動的關連。這使我們以最一般、直覺性的方式來瞭解速度：快跑、奔馳的車輛，或者是最精密的數學公式定義：速度等於距離除以時間(SPEED=DISTANCE / TIME)。很明顯地，速度與運動之間的關係非常重要，而這關係對於現代性也具有明確的文化意涵：最顯著之處在於機械化在人類移動方面的應用。然而，基於文化分析之目的，我們也必須討論另一項實用的定義，這使我們不必侷限於運動，同時也包括事件的發展速度。當我們談到，生活變得越來越快速，我們幾乎是以上述廣泛的定義來思考速度。「生活速度」的體驗就是這種事物

發生、即將發生在我們身上的速率；也是我們生活產生轉變的步調。因此，一般而言，「生活變得越來越快速」指的是各種事件擠滿了我們的生活，瓜分著我們的能量、時間等資源以及對於意義的判斷。

當然，「速度為實體運動」這樣的解釋也可以許多方式重新涵蓋進這項廣泛的定義。我們確實能夠更快速地移動身體，例如以快速的步伐走路。而這可能是因為我們覺得自己有太多事情需要完成，而時間卻不太足夠。或者是機械化運輸的速度體驗，機械化運輸已融入我們的日常生活，這也可能使我們更加體驗到生活步調的壓力。例如，日復一日開車長時間往返住家與工作地點，因此我們通常必須相當精確、以分秒計算旅途的時間，幾乎未留有任何出錯的時間。意料之外的交通誤點、道路施工、因其他駕駛或機械故障所造成的交通堵塞，在一天工作開始以前，通勤者們就必須想像著自己的時間計畫表可能因而瓦解，這些都使通勤者承受不成比例的壓力。為探討日常生活裡的速度、暴躁駕駛與壓力，或甚至是更極端的現象：「駕駛狂怒症」(road rage)，或許我們應該探究駕駛者心理學與人機介面等脈絡，並且討論這些情境如何結構化地整合入現代「高速」的生活型態中。

速度是實體運動，通常與速度具有緊密關聯性的是意外事故的比率。然而，某種程度上，意外事故比率具有一些分析上的優先性。當然，無論身體是否曾離開辦公桌，我們都可體驗到時間的壓力、急忙與匆促。本質上，這些體驗都屬於文化現象學，而非物理範疇。當我們試著計劃將媒介科技整合入日常生活時，所謂的「固定速度」(sedentary speed)便顯得相當重要。因此，為以此廣泛詞彙來瞭解現代速度文化，我們必須將此文化視為一個脈絡。在此脈絡中，各種不

同事件以不同的模式融入我們的日常生活。其中某些模式確實涉及逐漸增加的實體流動，然而，對於其它模式，或許我們必須將其理解為提升經驗「傳送」的速率較適當。

我們必須討論的第三項基本議題為：文化速度是如何被看待？生活步調逐漸加速，有人加以批判，也有些人熱衷於此。但是，很少人以中立的態度來看待此現象。速度總是與文化價值有關，但是，現代社會中看似並非如此，價值觀的性質並不是一項直接被探討的議題。速度具有各種面向，速度同時可帶來快樂與傷害、愉悅與壓力、解放與控制。這些面向通常交錯地發生在我們身上，對於個人而言，我們似乎無法直接了當地說，生活步調的加快究竟是好是壞。對此，我們或許比較常聳肩地說：「這就是現在的生活方式」，或者以市場導向的社會計算方式談論此現象的正反面。

我們經常可在言語描述中發現速度價值的模糊性。例如在英語中，速度一詞具有各種不同意義、差別與內涵，也就此衍伸出各類相關詞彙、語句，這似乎反映出我們對於速度的複雜情感。

另一方面，對於過快的生活步調，大量的相關詞語也顯示出文化方面的不認同，或至少可說是對此現象的懷疑。說話快的人可能腦筋動得快、擁有急智，但也可能被懷疑有欺騙的意圖：例如想進行一場騙局，或者獲取不義之財等。同樣地，迅速完成的工作被稱為「權宜之計」，與「緩慢但確實」的工作方式相比，「權宜之計」的品質較可能遭受懷疑。另外，讓自己沉迷於「短暫而速成」的事物：例如酒精或性愛，這些由速度而衍生的詞語談論的都是對欲望與誘惑的放縱，也是人們可能不太希望公開承認的事。

然而，不認同並非代表對於速度文化的直接否定。如果



說伊索寓言裡的烏龜受到道德寓意上的認同，那也是因為烏龜最終贏得了比賽：兔子過於自信而怠惰，而非他天生具有的能力不被認同。同樣地，「欲速則不達」這句諺語所說的是對於資源與付出的分配方式有失考慮，而未達到預期成效，而不是抨擊「速度」這項目標。

的確，另一方面，追溯速度的古老意涵，我們也可發現許多正面的聯想，將速度視為成功或資產：例如，「願你成功」；或者將快速視為「活力」的意思：例如「生者與死者」。這些與活潑、生命力連結在一起的意涵，大多仍可在當代用語中看到。快速也等於活力、警覺與睿智，例如急智、領悟得快等。這樣的人通常容易獲得成功，例如工作能快速步上軌道(fast-tracked)，或以忙碌而快節奏的方式生活著(life in the fast lane)。若渴望獲得工作上的成就與聲望，我們必須加快腳步以便跟得上領域內的最新發展。很明顯地，這些詞語背後的文化隱喻都是告訴我們：生活就像是一場競賽，是追求成就的競爭。當然，我們也可以不認同這種生活態度，將這視為狡詐、詭計多端的西方資本消費主義意識型態，或者僅將此視為草率魯莽、「埋頭苦幹」，而遵從現代生活中毫無意義之追逐競賽。如果上述隱喻確實是如此，很少人會特別贊同快速步伐生活方式的優點或道德性。然而，以上可能忽略了速度想像的更深層本質關聯：通用貨幣的物質積累，也就是我們通稱的金錢的累積。

例如，「加速」(quicken)也代表著「振奮、注入活力，或者覺醒、賦予生命力、刺激」等意涵(*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根據古代用法，也具有點亮光芒、使火燄燒得更旺盛之意，也就是將光明帶到世界上。聖母瑪利亞「感覺到體內的生命力」，是她在不可思議的懷孕過程中，首次感覺到

胎兒的運動。這種生物生命被轉化為靈魂生命的泉源，是一種能夠被感受的力量。這些聯想有些被當代關於速度的論述所遺忘，但它們無疑指出速度、能量、活力、生命力、創造、生殖力之間的重要關聯性。

在此，我們也可討論一些猶太教與基督教共有的獨特傳統。緩慢怠惰、不願意付出努力是阿奎納(St. Thomas Aquinas, 譯者按：中世紀經院哲學的哲學家和神學家)提出的七宗罪(Seven Deadly Sins)之一，性急、急躁卻不是被指責的對象。(雖然性急(quick-tempered)近似於七宗罪裡的憤怒，但也不完全是要我們仿效上帝的耐心。上帝從永恆的觀點來看每一件事，當然也「不輕易發怒」)。

速度與活力、生命力的相關聯想似乎相當普遍。然而，除了上述特質以外，對於多數文化而言，速度也是一種生理力量與運動成績的測量。賽跑是古代奧林匹克運動會中歷史最悠久的競賽。但更重要的是：在高深莫測而有限的有生之年中，維持輕快步調的生活方式，或者發揮人類之潛能，至少不要好逸惡勞地浪費生命，都是被廣泛認同的價值觀。

從這些故事所隱含的一般文化價值中，我們學習到匆促可能是不明智的選擇，而這也導引我們注意到另外兩項重要議題。首先，第一個問題在於：有關速度的價值與態度如何產生轉變？適切生活步調的概念可能被新的情感所取代，甚至與社會美德的概念產生連結，這具有什麼樣的深層意涵？這些都是本書之後欲探討的論題。但是，更急迫的議題在於：在現代性這複雜的文化論域中，這些多樣、矛盾、通常相互衝突的共有態度與價值如何可能更加凝聚或破碎？

## 貳、現代性記載中的速度

我們可以這麼說，這些敘事並不是構成確切的社會或文化理論分析的重點。最關鍵因素在於：雖然速度是現代社會的重要體驗，但在社會科學對於現代性的主要論述中，速度幾乎未曾獲得直接或單獨的重視。傳統社會學家的經典著作見證了十九世紀期間實體社會運作方面最深刻的歷史階段變遷。而速度現象的產生最多只是其它爭論與議題的附屬品。

涂爾幹的著作討論當代進步社會中勞動分工的構成部分，但卻完全未提及速度。馬克思的著作裡，速度較以往獲得了較高的注意，最顯著的是《資本論》(*Capital*)一書中的各項討論，另外，《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Grundrisse*)的資本流通理論，更是探討「週轉時間」(turnover time)速度對於成就利潤的重要性。例如，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中寫到：

資本必須能夠轉換其型態而流動，藉以進入另一種流通的體制階層。這些階層在特定的時間內完成流動(甚至連空間距離也轉化成時間；空間面向的市場距離再也不是最重要的事，速度取而代之，也就是可達成的時間計算)。流通的速率、達成目標的時間，都是判斷資本在一段預定期間內多久能夠獲利的標準(Marx, 1973: 538)。



在以上著名段落的下一頁，馬克思提出一些資本主義普遍固有的流通與全球化趨勢：

因此，一方面資本必須打破所有空間上的限制而流動、交換，甚至征服世界上的各個市場。另一方面，資本可藉由時間而消滅空間，例如，將某物從甲地至乙地移動所需耗費的時間成本降至最低(Marx, 1973: 539)。

很明顯地，馬克思認為速度相當重要，不僅是因為速度在馬克思政治經濟理論中的位置，同時也在於對現代空間秩序發展的瞭解(Harvey, 1999)以及對新科技興起的詮釋，尤其是傳播與運輸體系。《共產黨宣言》(*The Communist Manifesto*)內著名的一段論述中，馬克思與恩格斯(Engels)討論資產階級時代的騷亂與動態，這些論述也暗喻著文化加速(cultural acceleration)的情境：

產製不斷地革新，社會情境持續地騷亂動盪，資產階級時代的不確定性與焦慮，明顯與過去的時代不同。所有固定、僵化的關係都已消逝，所有新型態關係在僵化前就會被淘汰。一切固定的事物都將煙消雲散(Marx: 1969: 52)。

但是，以上談到的所有情況都屬於間接的情況，速度體驗主要被視為其它變遷的背景：動態但卻充滿矛盾的資本主義經濟發展本質，以及資本主義經濟內固有的衝突與敵對。

在重要的社會學家中，韋伯(Max Weber)曾針對速度提出

或許算是精闢的解釋，在韋伯關於科層組織本質的討論中，他認為速度是現代生活的其中一個面向。在《經濟與社會》(*Economy and Society*)一書中，韋伯針對「理想型」組織型態與機械組織的特質進行比較：

若拿發展完善的科層組織制度相較於其它組織，就好比是機械與非機械化的產製模式。精密，速度，準確，檔案知識，持續性，慎重判斷，團結，嚴格的部屬關係，致力降低衝突、物質與人事成本，這些都是嚴苛科層組織管理之要點(Weber, 1978: 973)。

韋伯繼續觀察到，現代科層組織降低了傳統組織(例如教會體制)內固有的黨派意識、人際衝突與折衷妥協的處理方式，「各種公事也更加快速地交代給下屬」(Weber, 1978: 974)。但實際上，以上論點卻是漏洞百出。如帕金(Frank Parkin)指出，「實際的科層組織與韋伯所提出的『嚴謹、速度與精確』型態相去甚遠，而是麻煩、緩慢且混沌的狀態」(Parkin, 1982: 30f.; Morrison, 1995: 270f.)。韋伯有關科層組織的討論具有一項相當獨特的地位：對於現代性之廣泛文化想像的反思性要素。如我們所能看到的，速度變得與理性、發展進步、秩序與規範等觀念緊密連結。然而，就如同馬克思的情況，韋伯關於速度的論述雖然著重於討論其與理性觀念的關連性，卻未指出速度與其它關懷的連結。

我們可能會說，最具系統化分析能力的社會理論家必須考量社會中逐漸增加的速度。即使他們不太願意，至少必須同時針對社會動態、社會情境進行分析研究，社會動態如工業產製、資本主義個人化等，而社會情境如大眾社

會、都市化、理性化、世俗化等，這些都可被視為現代性的構成元素。有趣的是，為探討現代性這個階段上對於速度的實際社會體驗，我們必須暫時將系統化分析的理論家擱置在一旁，將焦點轉向齊美爾(Georg Simmel)等理論家等「社會印象派」(social impressionism)(Frisby, 1991)。

例如，齊美爾於一九〇六年出版的名著《貨幣哲學》(*Philosophy of Money*)中，最後一章便曾經針對現代社會步調與節奏的轉變提出幾項重要的觀點，尤其在「生活步調，轉變與金錢供給的速度」一節的討論(Simmel, 1978: 498-512 ff.)。在此，齊美爾對各個面向提出分析，「金錢的重要性，在於它決定了特定時代裡的生活步調」。由於供給逐漸增加，流通速率加快，金錢在地理上的聚集並不只因為經濟，而更是心理方面所造成的結果。動態的金錢經濟融入「永無止境地轉變」的現代生活方式中，同時，「增進了生活的多樣與豐富性」，造成「感官上持續產生失序與精神上的震撼」。這些都可能導致「崩潰、惱怒、壓力等精神過程」。討論中，齊美爾提出一項相當生動的例子，關於股市交易員的生活改變，他談到：

這是一種樂觀與悲觀主義之間的搖擺，敏銳地對所有可估計、不可估算的事物做出反應。任何能夠影響情境的事物都被迅速地掌握，並再次遭到遺忘，這一切都顯示出生活步調的極度加速，對於這種變化，人們可能產生焦慮的騷動與壓力，金錢對於心理生活所具有的影響力逐漸浮上檯面(Simmel, 1978: 506)。

然而，即便是齊美爾豐富且深入的文化論述，速度都只是其它現象的附帶面向。在齊美爾針對現代時尚型態所提出的論述中，他將金錢的分析與速度連結在一起。雖然時尚現象有一項必要的面向：「迅速而曇花一現」，對於齊美爾來說，此現象的本質就建築於這樣的矛盾上。事實上，「每種時尚 它呈現的樣子彷彿都希望能永遠存在似的」(Simmel, 1997a: 203)。同樣地，在齊美爾廣為人知的論述中，現代生活步調逐漸加快，速度卻並非其直接分析的對象，齊美爾分析的是背後的情境，也就是鄉村到城市生活型態轉變下，人們所承受的心理刺激：「不斷改變的景象迅速地充斥 大都市居民的生活方式是如此地持續轉變，讓人意想不到」(Simmel, 1997b: 175)。

雖然有兩到三個著名學者的論述，但是二十世紀的社會與文化理論並未更直接地關注於加速的議題。托夫勒(Alvin Toffler)頗具盛名的著作《未來衝擊》(*Future Shock*)針對逐漸加快的「生活步調」提出罕見的精闢討論，他相當適切地談到：「心理或社會學家都完全未注意到這樣的現象」(Toffler, 1971: 42)。法蘭克福學派對啟蒙運動的正統性提出批判，卻也鮮少提到速度這項論題；事實上，速度同樣也被功能主義、結構主義及後結構主義者所忽略，甚至在海德格(Heidegger)、沙特(Sartre)、梅洛龐蒂(Merleau-Ponty)等人的存在現象學傳統中也難以得見。人類情境的分析關鍵在於：情境與本體論面向的時空關係，而速度的體驗可說是這類面向最重要的連接點。然而，這些面向卻都被忽略不談。大眾文化情境下，在這廣泛的文化研究論域內，關於速度的眾多描繪裡少有任何特別具批判性的重視，無論馬克思主義者或後現代論述皆是如此。最後，在二十世紀即將到來之際，全球化的相關分

析佔據了相當重要的位置，也成為理論化的核心。社會壓縮了時間與空間所造成的問題(Giddens, 1990; Robertson, 1992; Castells, 1996; Held et al., 1999; Tomlinson, 1999)無疑視全球化動態的速度為理所當然。

當然也有一些例外<sup>②</sup>。但是，根據我自己的觀點，無論是用何種方式來評估，這些例外同樣也並未直接將二十世紀社會與文化分析的主要趨勢與速度結合在一起思考。事實上，二十世紀的開始與結束代表著兩個重要的關鍵點，且與速度息息相關，這兩個關鍵點的特性是相對的，但同樣是源自於主流趨勢。我們在第三章將討論到，義大利未來主義學家(Futurist)對於機械速度提出一種魯莽、誇大的推崇論述，尤其是馬利內提(Marinetti)。雖然在後來的政治與智識面的文化想像中，這些論述確實有其適切性，但與嚴謹的現代性分析趨勢卻完全對立矛盾。在二十世紀尾聲，維希留(Paul Virilio)針對速度、權力與暴力提出令人矚目的批判性論述，幾乎藉此反駁所有馬利內提論述的誇大之處。或許在今天談到速度文化。維希留是很容易被想起的思想家，如維希留自己所述，他的著作相對而言是有些孤獨的。在一九九一年與

---

<sup>②</sup> 當然，速度這項論題也隱含在關於時間的社會理論面向論點(Adam, 1990, 1998; Hassard, 1990)，但頂多僅止於此，有關時空壓縮的社會理論分析也是一樣(Giddens, 1984, 1990; Harvey, 1989)。關於現代時間組織的批判性論述裡有較為精確的論述，例如雷夫金(Rifkin, 1987)以及艾立森(Eriksen, 2001)。文化歷史領域內則有格曼(Kern, 2003)關於一九世紀末、即將跨越世紀時期的初探性作品(初版為一九八三年)。在新聞學方面也有一些有趣的論述類型，例如葛雷克(Gleick, 1999)以及克莉茲曼(Kreitzman, 1999)。在這潛力無窮的跨學科領域內，一定有其它我並未注意到的論述。但是，我並不是要寫成一部百科全書，我希望藉此顯現出此現象：相較於現代性情境內其它取得先機的領域，社會科學領域對於速度的旨趣則較為薄弱。



布魯格(Neils Brugger)的訪談中，維希留提到：

速度很明顯地是關鍵性的因素，而我所提出的這項論點相對下較為孤立。在我身為一位社會分析者的能力範圍內，我並不希望唱獨角戲，而是期盼能與其他研究者對話。過去二十五年來，我的著作仍然是孤立的。雖說速度是社會必須驗證的關鍵因素，這樣的工作卻開始讓我感到精疲力竭(Virilio, 2001b: 83)。

然而，事實上有關文化現代性的學術記載多將速度歸納在其它領域，但是，這並非代表現代性的文獻紀錄中，更廣泛的文化情境體系與速度毫無關連。相反地，速度擁有相當深刻的記載，不僅在於現代時期著作家與藝術家們具豐富創造力的想像，同時，更重要的是那些正式、非正式記載的「制度性敘事」，對於現代體驗具有相當大的意涵與價值。這些廣泛的文化敘事都是本書探討的對象。

### 參、討論的結構

本書有一項簡單的結構。基本上，我將試著說明三個論述。或者，更精確地來說，我將嘗試追溯兩項過去有關於現

代速度的敘事，而這兩項敘事成為近期出現的第三項敘事的元素。

第一個論述裡(本書第二章)，速度完全是在主流體制對於現代性意涵的理解背景下而被討論：速度被視為機械征服自然下的戰利品，是發展過程的基本信念。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不斷地進步、擴散，文化也產生根本性的改變，生活情境由鄉村農業轉變為工業化的城市環境。這段論述的重點在於：試圖探討理性規範的文化內，社會與經濟現代性固有的衝突與不穩定性，而速度就是其中最根本的象徵。我認為，在建構速度的文化意涵方面，這段論述是最成功的一項；雖然近年已失去一些學術份子的信任，但此論點對於政治公共論域與許多一般人的常識仍然頗具影響力。

接著，第二項論述(第三章)著重於速度跳脫了紀律與規範的現象。此論述主要探討經常與速度連結在一起的危機、風險、暴力等概念，當然也包括最典型的現代感知美學體驗與愉悅。此論述包含各種違反、對抗既存制度現代性的論點。這項速度敘事的定位與傳達內容都可說是「跳脫常規」。基本上，此論域充滿顛覆與破壞性，並結合特殊而勇敢的享樂主義，持續地擺盪在狂熱與混亂瓦解的邊緣。

由於這種固有的不穩定性，第二項論述從未取代第一項而成為主流觀點。然而，雖然不斷受到吞併的威脅，「難以駕馭的速度」在二十世紀期間仍出現許多相關的文化想像。因此，這兩項論述能夠同時並存的原因並不是完全是因為兩者的共生關係，也是因為速度的感染力已跨越了文化現代性的其它斷層，例如，政治領域內左派／右派間的隔閡。葛蘭西(Gramsci)是早期未來主義的推崇者，儘管對於法西斯主義以及列寧充滿狂熱，他仍然接納泰勒主義的「科學化」速度

調節。

事實上，這些敘事最後都並未獲得推崇，兩者都被一些大事件所掩蓋，也就是我們要繼續討論的新情境的到來：現代速度文化的重新形構。這項假設確實是本書的核心論點，我們指出當代全球化、電訊媒介化社會的新興文化原則：我們應該稱之為「立即」的原則，並運用這項詞彙的所有意涵。

立即的情境並非順著早期現代速度文化持續而來。某些面向上，立即情境源自於過去近二十年以來，有關現代性制度與技術基礎的一般實踐、發展歷程、體驗的加速，並由規範的論述與不受駕馭的速度而被詮釋。但是，轉變正明顯地產生。尤其電訊媒介的普遍性影響造成文化速度面向衝擊的改變，侵蝕某些早期的推論，構成嶄新而普遍的真實。在這過程裡，新興的立即性情境產生新的可能性與問題，使得早期的速度文化時代黯然失色。本書耗費大篇幅試圖掌握立即性的來臨，以及此現象對於更廣泛文化感知與價值的意涵。第四章裡，我將描繪某些立即性情境的徵兆，並討論某些情境架構以瞭解這些現象的出現。第五、第六章裡，我將探討立即性對於以下情境分別有何意涵：日常生活體驗逐漸不斷地電訊媒介化，文化商品文的形態持續地轉變。

最後一章，我回過頭來簡要地討論本章一開始談到的議題：社會與文化減速的可能性。在此，我們將探究當代「緩慢運動」論點以及其所造成的小部份衝擊，但我們將更關注於更廣泛的文化價值議題。除了現代性緩慢步調實踐的顯著問題以外，我們將探討更複雜的議題：整體而言，廣泛的減速現象是好是壞？

## 肆、附註

對於一本書的緒論而言，限制與附加條件可能降低目標的明確度。但是，本書的討論與歸納範疇是如此廣泛，我必定要在一開始便劃定一些簡要的界線。雖然本書討論多介於文化社會學領域內，我偏好的文化分析類型卻完全屬於跨學科，藉此取徑與折衷主義的方式作為資料來源與模範。這通常會面臨風險，某特定論點或不同理論取徑擁有深層理解與知識的專家領域可能感到困擾。但是，這種風險必須被納入分析模式裡，藉著嘗試可能成功的對策才可能有所收穫。另一方面，一開始便將少數論點排除可能也有些好處，藉此避免誤解。

首先是文化地理學討論範疇的問題，實際與「全球現代性」概念相關的範疇為何？對於文化型態的發展與體驗，我所關注與引以為例證的對象都是那些西方「已發展」工業化經濟體。某種程度上，無論是好或壞，關於這些逐漸全球化的文化軌跡的討論都與逐漸廣泛城市化、工業化的非西方社會區域的體驗有關。但是，固有的經濟不對稱與資本主義全球化不平等，或者不同文化情境下，速度與立即性可能具有差異性，可能以西方體驗所未能想像的方式對現代性造成影響，這些都不在本書的討論範圍內，只是因為這不在我們的實踐範疇內。

第二是科技議題。在許多地方，有關速度的討論逐漸牽涉到對於科技的文化接受的問題，尤其是第五、第六章所探討的新媒介科技。這些議題將討論帶往科學和科技社會學內有關科技發展與人工產物固有本質的爭論，尤其是社會與科

技面向之間的關聯性。過去二十年間，這些爭論激烈地進行著(特別參見 Bijker and Law, 1992; Grint and Woolgar, 1997)，不僅挑戰我們對於科技的本體論理解，還包括更廣泛的社會因果關係議題，深具影響力的「行動者網絡理論」(Actor Network Theory)(Callon, 1987; Latour, 1992)，人類世界以外驅動力的影響。

依據這些明確的旨趣，我試著藉此避免造成這種通常相當深奧的爭論，我認為這麼作非常正確。這是因為，本書討論關注的並非科技影響社會世界的確切方式，而是如我所描述，廣泛敘事中科技被接收、詮釋的方式，例如科技可以被理解為文化加速的「載具」，這是相當不同的議題。然而，本書的討論並未對所有論點皆抱持著不可知論的態度，尤其是其中一項相當重要的「科技決定論」。本書主要著重討論的議題在於：這些爭論當中，我嘗試釐清自己的觀點立場為何，尤其在第六章最為顯著。

然而，在此值得一談的是，整體而言我採取完全傳統的社會學態度，如以下所概述。科技決定論認為，在社會型態產製、實踐與關係方面，科技扮演著無關因果的角色(這並不是指單一因果關係)，這項觀點似乎明顯有誤。這是因為，科技總是鑲嵌於其它情境中：主要是圍繞著科技研發、科技轉化為「科技產品」的政治文化與經濟情境，



**\*網路試閱版聲明\***

1. 敝社目前對書籍翻譯品質管控日益嚴謹，每本書都至少經過四校的把關程序，此試閱版已正式上市版本有某種程度的差異。
2. 讀者閱讀此試閱版本如果發現錯譯或不妥之處，歡迎讀者儘速透過電子郵件 (Email:weber98@ms45.hinet.net)向敝社反映，以便在此書有正式上市時能即時修正。
3. 如果讀者試閱此版本以後，對本書的內容有興趣，期盼各位讀者在本書正式上市後，踴躍購買。您的選購就是對本社最具體的支持，也得以讓敝社更加茁壯，出更多好書。

**\*版權所有，請勿做具商業屬性的運用\***

